續耆舊

續耆舊卷百十三

西園唱和諸子之一

張河内起宗字元友一字蓴山諸生鴻儒子也康熙辛未進士知河内縣而不耐繁劇請告歸訖著有高梧閣集河内少受知于果堂然訖作七言近體過多此在近人大率紀之

雜感

花事愁中過如天未有春月怜孤館客人薄异鄉身眼力抄書損家音望雁頻不堪遥憶舊無語泪沾巾

靈隐寺

漸引湖光去還招山翠來峯頭飛欲下雲脚密難開沓绣千岩佛鐘鳴萬壑當登臨饒且健犹擬上層臺

壬午閏六月廿五日感懷示烱兒

予一生艱苦備嘗自審非富貴中人故知止足以與餘年然自歸里後僅閱二載有每遇事不可以情恕理遣者幾至無以觧愁而輒鳴之于詩用示吾兒識之蓋古人有自為行述無撰記者往往稱其達觀曠致比之元亮司空予則無往可述無事可傳但詩成脫稿正不可忘此中艱苦也

灰心久已戒貪嗔顧影空餘夢幻身飢附飽颺官舍僕翻雲覆雨故交人長官有意窺虛實骨月無情似越秦早晚兩衙打鼓罷分明傀儡弄衣巾

無端致訟有不可以情恕理遣者紀之以詩

頹然自放一衰翁煩惱多因不啞聾入眼風波隨世態驚心物候幻天工米囊昨夜雷驚破杜宇連宵雨染紅閉戶只如守淨土庭除洒掃備書傭

西園唱和諸子之三

陸文學鎏字上貢一字松塢明經鋆族兄也詩名亞之當日稱小放翁松塢之詩在缶堂靜軒之間缶堂次子即松塢壻松塢廉靜人也身後貧甚遺集歸其壻今不知所屬予有其殘稿錄之

次念蓼贈移居韻

卜居仍借賀家湖喜得高霞雨字顏豈是簞瓢巷以內敢云蒹葭水之間烟收芥埭湖頭網雨霽微開屋角山共坐樓中君莫厭白鷗閒看日幾還

徐文學志泰字遜三一字慧江家居桓溪少為李文杲堂所知谿上詩派明為陳后岡呂中甫而吾家兼山蒙士繼之遜三又繼之遜三多病屢試不遇怏、漸劇竟不起是則所見之未逮也

度錢唐

一江春水綠生波勞動舟人趁曉過旅思方從吳地起鄉心持似越山多孤楼倒影低于樹獨棹垂風去若梭撒網更看漁者樂先占雨氣自披蓑

李文學謙字六謙一字豫伯四川提舉峯樹孫也少受詩于諸父為鹺使壻西園唱和之集六謙其一也所著有春及堂集十無後以從孫昌昱承祧

舟過吳季子挂劍處

河梁寂寂鎖閒門公子豪華跡尚存劍氣已存蒼樹沒荒臺仍帶夕陽痕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董太學元晉字靖之一字旦菴堇人允瑫之子也董氏自天鑑先生以來世以孝友傳其家吾鄉擬之萬石二氏至于躬行不求人知蓋有得于尊人事尊天道之教云著芳谷集四卷

閨思

堦草無端緣庭花徧校紅高樓一以眺明月照來空宵夢多山外朝華似鏡中音塵不可問蹇燕若為通

題越王廟

六千君子怕圖雄廿載行成叅掌中劍術慣來娥女技葛絲猶苦婦人功原知鹿走蘇臺上不信雞栖甬水東終古戢陽貴廟裡長廊猶擁陣雲紅

孺人謝氏緒芝鎮海縣人知固始縣歸昌女也有賢行

寄外

積雪無如昨歲多今年臘盡更如何夜深寒色侵衣冷步向風前抱膝歌

事事都從病裏支積愁豈敢忘君知祇緣繞膝還双女莫忘明珠賣妾姿

姬人管氏惺雅為謝孺人所愛相和

奉寄郎主

握別微言幸不忘肯教方寸染風霜無家莫再揮彈鋏東國于今少孟嘗

證人講社門生之二

董文學孫符字漢竹一字桃江諸生道權長子也江北董氏自明季顯次公稱北董別以天鑑戶部為西董及兩家子弟在證人講社亦以西董北董別之至是蓋三世矣桃江稱北董而天鑑長孫旦菴稱西董于通家兄弟中二人最長各有詩名桃江為錢塾菴徵君壻及與諸前輩唱酬遨遊閩粵之間所至皆有集其人朴直厚重詩亦如之

送友之長安

世情日以薄展轉念長途說項空知己依劉豈丈夫遊行有母在早客為飢軀囑尔毋工瑟燕人亦好竽

朱柳堂楊祈修兩先生至過訪話舊

論古多在駕並馳雙節過我坐移時欲來求香歌中浹似續連昌宮裡詞霜染江楓紅已遍香殘籬菊愛還誰牀頭風雨來今夕拂拭青詩看陸離

董文學胡駿字周池諸生道權次子也其人醇雅修潔翩翩梧竹之選終日焚香嘯咏儼古耕者四十年而晚歲卒以貧死圖書鵲散失少弟孫翁收其遺詩今漸不可問矣

貢柑詞

仙霞嶺畔路崎嶇箬籠擔來貢萬夫為問官家何故急貢柑刻日到京都

冬來早晚穀登場躬作身充分亦當差勝端陽貢新荔農忙時節稻田荒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陳大理汝咸字華學一字悔廬翰林錫嘏子也其傳已見結埼亭集十六卷神道碑内兹不錄

常州道中口占示張鶚山

侵晨襆被上征車遥指常州路轉迂廻有危橋舒凍足尚無旅店息微軀層兩絮帽迎風穩双套芒鞋踏地虛如此客途真未慣幾回東望憶吾廬

曉渡沂水

朦朧斜月曙星殘欒餌和丸當早餐曉色漸分人影乱風威慣飽客衣寒砭磧瘦馬愁霜謁約畧溪橋怯路難何日故園茅舍穩閉門高臥日三竿

登城大雪次韻

晨光初動眼糢糊自啟双扉看西園未辨雲根天欲合渾疑月色影全無空庭點破行人跡老樹栖残寒夜烏不異山陰乘興客如何飄泊一身孤

謁岳廟

岳廟荒城裡巍峩儼帝宮神威臨地肅皇氣與天通漢柏龍形古秦碑鳥篆空鸞輿曾過此不是為東封廟中有鸞輿

風動石在銅山石上携三忠姓名陳士奇陳瓚黃道周也

何年鞭到故留踪袍笏吾將拜此中飲羽醉歸真避矢點頭頑化似因風幡幢動處聞蟬語鱗甲秋時想漢公石上依稀數行字我來磨洗認三忠

洛陽橋有感

我昔披閱廣輿記中載端明作橋事草檄遣卒借海潮醉覆題封
一醋字酉月廿一神示期是日海潮果不至水淺壘石克底績民
到于今受其賜及讀鄞誌蔡錫傳檄文錫搆非襄製襄為造創錫
重修時代更易逾十廿石摧頹今蔡復來端明早已勒石示昭過
洛陽訪遺踪祇有專祠祠忠惠別塑一像夏將軍云即當時齎檄
使反疑再來祀失真故將　予特并置今春翻閱何氏書與鄞誌
載却無异何以泉產記泉迹豈容虛假貽後議揣因伯生悞編纂
人知其一不知二大嘆當年利濟心衰草荒烟同廢弃或訝檄神
事跡太神奇君不見孔子廟中有修器欹鍾雖稱意

猺詩選二

康熙癸巳七月奉命致祭舜陵山中猺長率男婦數十人
齊來聆詔相和而謌詢其歌詞云是前使臣宗承高公改

褁其中句多有外訛囙為作絶句四首一章授之俾知天

子神聖恩及遐荒凡屬猺民惟有晏安作息歌詠太平庶

幾康衢擊壤之風復見于今日云

漫嫌我種有槃王喜得家居舜廟傍天子萬年行祀典呼男挈女

沐容光

生長山中作善民男耕女織不辭辛太平時節家家樂擊鼓吹笙

頌聖人

續耆舊卷百十八

諡人講社門生之一

董永昌雩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　其傳載結埼亭廿八卷茲不錄

渡潞江

歷盡蠻方路重來古渡濱流江呈地險村野見天真大樹覆茅屋小舟繫條筠桃源隨處有若個是秦人

宿摩蒼山頂

來臥最高頂俯身山郭低帳開雲出納樹隔月東西不避虎狼迹徧愁猿鳥啼淒其萬里外歸夢未全迷

庚子二月晦日絕粮

句留慚薄宦不食似于陵人嘆徒茹蘖我懷若飲冰北門雖旦歎

東郭悔無称未譜籠紗句鐘鳴飯後僧

續耆舊卷百十九

證人講社門生之二

萬學使經字授一別署九沙九世為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為寧波衛人鍾子武弟文相繼襲指揮使王事世赴秩四忠者也又世四而為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赴秩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為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為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為公祖始改其世職為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為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為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為季野先生斯同公為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葬于杭之西谿及充先生開講于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于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于鄞中明戢山之學

公擇先生最稱高座公負劍侍于席末豫于格物博心之教諸
父著書滿座公不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呫
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于是授三禮說數
十萬言于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于從兄言又
授闢佛之說數萬言于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
百卷及歷代史表數十種于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
編于從兄言此其文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于應徵士嗣寅
求隸原委于鄭君谷口叅攷通鑑地理之說釋于閻徵君百詩
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第今大
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為盛事尋授編修
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
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

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一見推挹卒成冠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俸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又報政還京忌者中傷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㦯者也公之歸也家既蕭然如布衣賈此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于是增布補充宗先生礼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李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蔬食而見義必為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圮公竭力修之蒼水公固充宗先生卧葬公于此已重九必為設祭此其繼志之學也雪竇山人之集為人卧得冒以為其先人之作公購而出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卧此

其表彰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謙之不肯盡及也此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户部侍郎仁和趙公最賢以公應詞科之辟格于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而三礼開局宫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為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又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潔步履康健飲酒尚可數斗猶時、為人作隸字自去冬大火靡有剩遺元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礼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公于是終日涕淺眠食俱廢是以為負罪先人擬之吏伯之震而馴至其病不可起公為人從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于物色編修杭君世駿于髫年以為鄭漁仲之流萧落如予公引為忘分忘年之契吹嘘不啻口出晚年大

火之後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為之遍告有力者以賻之其古道若此嗟、老成凋謝枌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而已哉

東吳人欽陽

火焚九沙八十年老照幸留老臉倚君圖惟肖許我畫到期頤百歲時莫醜面目累、增嘲笑

硯銘

果識字一研足歲丙申得庀玉廿年耕期歲熟今被焚田不穀幸宋文償我欲蕉葉螳螂腹伴老農守墝埆

董繼部允霏字雲扉一字梨山諸孫應遵孫也繼部二兄長為國正學正次為永昌守皆和平長厚而水部踔厲風發其才咄咄逼人以明經知臨漳縣臨漳之賦不征于官有大戶者司之大戶下有中戶分統諸都圖一歲中有司所需用或一二萬金或三五萬金皆就部民正供之數增而取之部民頗甚不知其何以有此多賦也而司其事者之中飽與官長等繼部至盡汰之豪强者恨甚而積年之患以除其詛蝗也蝗忽盡化為小虫但食柳葉不食禾嘗遇雹祝之雹忽不入境聞者以為神而繼部曰是偶然耳入為繼部是時朝政不潔自大卿以至諸卿皆吏胥為之囊橐不敢加譙呵也繼部惡之思革其習一日吏白事指鹿為馬繼部詰之首伏欲杖而斥之同官爭庇之繼部怒白之大卿大卿亦依阿既不能以繼部為非其心實欲護吏良久

不訣繕部益怒頭髮上指目眥盡裂大卿内媿譁責讁之時繕部方有疾特以吏故强入部憤過甚疾反劇臨終張目曰城狐社鼠何日廓清蓋其卒也頗類晉之王孫云所著有筆言萬編

編修九沙曰雲扉生平重然諾慎取與性伉直而不僞于道真可訂久要者

演鉄冠図

一陣西風透骨寒煤山草樹盡凋殘明知不與吾生事看到傷心也泪彈

過眼悲歡使逼真醸成斯禍一何因問言八股能亡國漫把科名尚傲

諡人講社門生之一

萬磁州承勳于予年長三十餘歲顧序中表兄弟之誼甚篤予嘗為作墓銘即錄之　萬氏于明為世將而自鹿園先生以後又先以講學世其家乙酉以後益其世將之恥顧益講學從梨州黃子遊為當世魁儒所稱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者也三先生有從子曰言以古文著所稱管村先生者則西郭之父也西郭家門既極盛而又為梨洲女孫壻肩隨老少涵濡于問學耳聞目見總非凡近故西郭之少也進則思為學者退則思為文人儒林藝苑以為平行可造而不知其厄于遇也管村修北明史忤貴臣出會五河罷官論死于是狂走數千里告急于父之諸執友得金論贖又為惡少所賺以去哀集再三始得贖其父

以歸江湖之間遂有萬孝子之目其生平所自許則荒矣家無一隴之植衣食且不給年過五十困甚會有薦舉之例浙之大吏以之充數其老友鄭義門止之曰西郭欲行道耶恐今之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耶且媿其家殺矣況西郭荼苦一生其資于有力者不少一旦得官不荅則負恩欲荅則力不赴進退失據不特無以持報國也于是西郭辭檄不得竟入京忽沐殊恩用為直隸磁州牧感激流涕思為桑榆之補以備吏少展其志力然而年且六十菁華亦既衰矣涖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

天子將用為方面西郭固辭乃命之回任故人索逋者未能一副紛紜嗟怨而其子死其孫又死其妻黃恭人亦死舉、、之殺旁午相接西郭亦遂灰心喪氣咄、不自得以及其所閒雕管

村文集尚未梓也嗚呼西郭下帷自負不下于前人充其才器亦可以有所就乃竟百不一遂坎坷于患難之中以消其壯盛之志氣老得一官亦或可以稍自表見而死喪乘之是則天之所以厄之者甚矣西郭諱承勳字闇遠生于康熙庚戌某月日卒于雍正某年月日子一敷先卒以其從孫在茲為後所著有冰雪集詩六卷西郭之未通籍查田先生盛許其詩曰孟郊之流也西郭恥以詩人自域掉頭不荅晩而自喟曰我并不復能唱渭城矣又十年其壻張生之祐請予表其墓西郭年長于予且倍以中表通家兄弟之誼推轂于予甚至嘗曰後吾而生死吾而聞道者子也嗚呼予之謏落而無成愧乎西郭期許之意而轉以惜西郭之浪得一官賚志長逝也蓋嘗得義門言之至于流涕故身後之文無諱詞無溢語是為表

被底吟

日、起四更日入行未止灰沙漲帽簷氷霜濺牙齒野飯不成餐野道不成里執鞭手指坼執鞍髀欲死劣馬更顛蹶殷傷及骨髓風火發痛痳一搔一顫起夜來偏撫摩問是誰身子枉傷慈母心三年懷抱裡

展梨洲先生墓

分栽墓木約還賒哭罷驚看萬樹遮烏桕白時紅葉盡滿山十月放梅花先生命予夫婦種梅墓側

謝陳山學贈裘

十七年為先人患難疲病海內里中行乞殆遍獨禦寒之具尚有存者今年妻子乏食典賣無餘客裔寒至　昔每誦東野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句自為訕嘲山學歸

自閩中製裘遺我今而後寒亦何畏但恐寒具之不為先人蓋也

輕裘遠寄海天寒孤館欣同燠閣看毰去悲風攢入骨双親浅土未曾安

蘭亭尋冬青樹（蘭亭後天章寺前有冬青穴六陵名為穴上植冬青今為寺僧淹沒）

昔日楊摠统發陵收珠玉今日天章僧犁平竟為屋旁何處尋諸陵斬盡冬青俱栽竹霧山不再來皋羽不復哭生時諸帝愛偏安死後一抔頻見辱五國城边遺植寒不封不樹欽宗獨（二帝梓宮止欽宗南還）已焉乱從此到蘭亭冬青冬不青

謁昌平十二陵十三首

長陵（成祖文皇帝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 永樂）

皇陵十二聳巍巍壽域天開歷數歸試看北平飛玉舄如何阻得

雁南飛永樂七年七月營壽陵于北宮昌平縣東識者謂北平當王氣兆十二陵也

獻陵仁宗昭皇帝陵在天壽山西峯之下距長陵西北一里洪熙

監國危疑百里并一年踐祚惜無成獻陵近侍長陵右問寢依然未北征

景陵宣宗章皇帝陵在天壽山東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宣德

獨除殺運樂寬仁十載雍熙治象新陵寢雖卑功德大有明一代昭陽春初太祖問劉基天象事基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或言殺運三十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寬政可復也天壽七陵惟景陵規制獨少嘉靖十五年稍廓大之

裕陵英宗睿皇帝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廢陵少西正統

睿皇晚節悔從前臨沒英明大體全殉葬諸陵從此罷娥眉淡掃盡餘年帝不豫憂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命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

茂陵憲宗純皇帝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成化

內監傾危幸不終羣奸左道又相蒙純皇圯下還應悟阿丑詼諧術未工

大學士商輅疏孫罷汪直厥後上怒曰一內監擅危天下中官阿丑善詼諧恆于上前作院本有一諷諫風一日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駕至酗罵如故曰太監來醉者驚怖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少衰彭時卒商輅致仕萬安劉吉繼相李孜省以符水得幸掌通政司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僧繼曉入禁中得進其術賜珠玉無算

泰陵 孝宗敬皇帝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 弘治

同心四相治從容天下妥然帝德恭俯仰山陵私論世孝宗全盛撫宣宗

康陵 武宗毅皇帝在金陵山 山背負五峯如言菡萏舊名蓮花山距泰陵西南二里 正德

宇內何嘗得遍觀蓮花峰簇寶城寒將軍自封稱威武廟號千秋竟不刊

永陵 世宗肅皇帝陵在十六道嶺後改陽翠陵距長陵東南三里 嘉靖

黄屋青山獨壯哉長生龍馭幾時回一桃夜幄驚天降今日園陵滿樹栽

陵壯麗精緻長陵不及高廟明樓皆以文石為砌帝自號長生聖智帝居嘉靖四十三年五月桃夜降于御幄左右云自空墮上喜修迎恩典五日桃復降

昭陵

穆宗莊皇帝陵在大峪山距長陵西南四里在定陵之南東向 隆慶

昭陵樹木未全刪指點明樓瓦礫間誰念九重臨御日好修宮苑造鰲山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燈龍鳳鰲鰍製架傳造監非玉盆之費使聖小國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少帝怒命錦衣衛治杖百降為編氓明樓為流賊所焚

定陵

神宗顯皇帝陵在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在康陵之角東向 萬歷

福王藩邸甫遭焚寢殿旋來盜寇氛骨月可憐存沒慘獨留無恙貴妃墳

殿廡門為流賊所焚僅餘江牆一週樹木俱盡鄭貴妃葬西山按崇禎本紀十七年三月甲辰賊陷昌平州焚十二陵編謁諸陵其被焚者實止昭定兩陵而本紀云然者恐當時據塘報為實錄亂亡之後無人改政也

慶陵

光宗貞皇帝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 泰昌

即位方將善政詩未極一月晏宮車至今傳說埋龍地倉卒來尋

景泰窪景泰窪先是景泰中建為壽宮英宗復辟景皇帝葬西山之麓陵基遂虛光宗上賓既速倉卒不能擇地乃用此為

陵

德陵熹宗哲皇帝陵五檯子路距永陵東北一里

逆璫妖𡜊古無倫帝獨能全夫婦恩國變椓房殉節苦憑誰收骨

祔陵園忠賢欲𨗇中宮父張國紀謀立侯王為不軌以興大獄誅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于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变吾族無噍類矣忠賢乃止

思陵莊烈愍皇帝在鹿馬山口一里崇禎壬午田貴妃薨葬此營建未畢而甲申都城失守四月三日賊以帝后梓宮殯引至昌平州士民醵錢募夫四日申時葬之田妃墓内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右以田妃之槨為帝槨斬蓬蒿而封之門外右為司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焉

帝星移度日無光定志身從社稷亡陵到十三陵制變獨堪函、

見高皇崇禎十七年三月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二月後四川日月無光勳按十二陵俱天壽山左右迤邐而下入大紅

[illegible]

門北望享殿明按歷歷在目惟鹿馬山由昭定二陵西折而南自為一域大紅門內望之不見

西郭論詩極嚴刻意求為詩人之詩然而所造非其所志天分限之書卷亦不足以副之也既仕尚有勉力焦則益無可采者幾乎不復能唱渭城可怪也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范泰寧廷鍔字贇夫一字吶齋知延平府光陽長子也少有幹略以管樂自命延平案牘多出其手其後知泰寧縣稱能吏太寧有函綱巾先生墓事見李徵君元仲集故義士謝翰所葬也吶齋以其地窪濕改葬之城東建忠義亭且亭碑焉論者以為不愧姚江黃氏之傳撫軍陳清端公諱璸首荐之會以病卒子從徵與予同館最相得

吶齋跌宕之才樗蒲一擲百萬兼喜挾邪之游故其詩有雄氣亦時作綺語梨洲亟称其才亦最賞其詩其在講社中別成一格所謂不羈之才也

鬼火

誰傳鬼火是清明豈有兵荒恨未平置汝百年寧後死誤人千古是長生黃泉絕少憂時淚白骨空留蓋世名昨夜將星如斗大甬江隕落竟無報

天水即事

雄边重建數秦州一劍千詩汗漫游天水已無宮月照沙場犹有陣雲留突来猶鬼心倘壮犹鬼出漢書巫蠱傳似猴亦似狐能隐形往来則拝人財物泰隴人多祀之余月下两見之不能為害縱去人熊氣未收人熊有人狗猪馬之別似人者為最大人不能捕嘆息十年前到此書生何必不封侯

豫讓橋懷古

晋陽城頭三板濕趙氏君臣皆喪魄一朝韓魏不同謀輔果改姓潜其跡啾、强鬼哭頭顱千載賢愚唾智伯漆身吞炭獨何心厕中橋畔頻相格仇人未殺恩未报徒然死耳終何益甘以七尺报

知音外山閒情都不識英風奕奕起悲思漸離舊是燕丹客君不見衣穿履决山澤癯餓死不受人憐惜生平既無一飯恩夜夜安眠魂帖席

寒食登千佛山回至大明湖小飲遇雨

春色深如許羈人迥不知山川真舊友花柳是新詩古塚黃錢少空門白日遲客顏容易醉況在斷腸時

折獄

斷獄原無論誰為折獄人情因閒處得理向靜中真案積刑多濫年深富亦貧公移昨日到先死是親鄰

宿長山

寒天倦馬宿于陵懶上危樓第一層好向無蹤悲社燕雄心欲試吠藏鶯誰家鼓送新歸婦何處鐘敲托鉢僧幾度經行人漸老醉

揮青淚怨成冰

自閩嶺達于天津凡耳聞目見及公有此觸即成韻語其詞極鄙其意或以風也

客心原是亂雲堆分水關前另欲灰不肖兒方別母去多情山已望郎回

分水關在江石閩中分界之地山上有危石特立宛然如婦人携子遠望者髻鬟依然衣裳酷肖土人名其石曰望郎回

三週兩歲小了頭腰繫長繩走不休儂亦有兒初學步如何拋撇坐孤舟

三分觔肉百錢雞魚鰷年來價不低只為郊勞丶上客帑錢領出用如泥

掀簾一笑禹城東過客心癡眼欲朦儂自徹衣塵土面不知大地有春風

寒食苦雨

樓臺縹緲臥龍山抱膝堂開第几灣遥望人居圖畫裏誰怜心在水雲間風來密樹彈清瑟雨過前村浴翠鬟消受一爐香篆冷昨宵得句此宵删

立夏日登臥龍山

無計留春任許之啼鶯偏坐最高枝臥龍咫尺明山路獨立斜陽倦不支

淺水殘霞新月冷濃烟密樹晚風閒分明一幅倪迂畫寫在深春初夏間

弔上書人

乾坤許大竟無人一疏批鱗力萬鈞未必布衣肯袖手從來傑士不謀身妻孥決別情偏暇名姓流傳記未真慘雨盲風誰作惡孤

臣泣血洒車塵

謝疊山先生賣卜處

建溪驛橋頭有宋謝疊山先生賣卜處遺詞久廢斷碣無存綏安名宿何江村秉鐸茲土特樹碑表之并賦紀事時方讀紡綬堂集即效其體

塵懷病荒少新詩敬為先生一賦之卜世卜年長有恨為臣為子兩無疵死同孤竹殷亡後事異君平漢在時嗚咽即憑橋下水子規啼罷雨絲絲

長橋古廟已荒烟誰樹封碑表昔賢兀坐寒氈舒隻眼共流熱淚足千年文山前死原無異夏貴多生劉可憐却憶游蹤曾過此四山凍雪滞歸船

西綱中先生新墓成誌感

主僕何為者相依亟綱巾誓存一代制恥作二心人生死無名姓

艱貞泣鬼神至今溪水碧猶是血粼、

謝生賢達士負骨葬松寮不恤危疑甚應知慷慨多高風洵足式

瘠地奈之何華表今新築良宵鶴可過

鄞人講社三張之一

張孝廉錫璜字志呂一字漁溪大行士塤長子也早喪父母陳孺人爲葵獻女弟性端嚴罕愉色孝廉以率教得其懽心其弟錫璁最友愛講學論文出入必偕垂老猶同殹詩古文詞研磨工細慈水姜湛園嘗以奕絶領袖稱之康熙辛卯試北闈湛園應主試孝廉不過其門卒報罷及湛園非罪死獄孝廉哭之慟曰公不私我況他人乎又十餘年始以歲貢登甲午賢書孝廉于詩文外喜琴書奕然善書畫且以母病善醫人賴以活顧不以一長自衒即言笑亦不茍舒臨終整然致別多人向其子纓、持躬處世諄囑以讀書不可不講道則其于講社得聞諸人之教而能致力于淡泊寧靜者已深也詩稿前後竄易雖已刻者

猶刪改茲多錄其未改刻者子清永寧永共子善寧永向同硯席今助予採詩為有功于是集

登千丈岩下瞰瀑布歌

何年雷斧鑿山巔轟雷萬古摩青天我聞狂喜覓僧伴芒鞋布襪行蹁躚嵐深滑磴蟠蛇曲松濤漲凌飛鳶須臾壁立青雲梯脚踏洪濤千丈懸白虹渴飲奔陰蟄神龍怕墮噴飢涎晶盤驪珠散蛟宮瓊膏玉屑飛藍田封姨醉舞崙崑雪馮夷怒激銀漢泉下有澄潭搖空碧層崖滴翠鳴濺濺狂飈倒捲綠蘿帶扑面寒雨迷蒼烟亭午日射幻精光晴電縹渺朝霞鮮九采灼爍蓬島氣疑有羽客燒丹鉛乍瞰驚魂落花探貪看双足忍針砧孤松解言立若側虬枝獨偃扶危顛安得長空面絕壁終日笑拍洪崖肩嗟乎山神好高何太酷故使峭絕愁寅緣鞭山驅水五丁力胡不移置妙高前

老我山中臥白雲長嘯臨風聽瀑溪尋閒匡廬瀑布天下美黃山水簾多神仙雁宕龍湫最奇絕不識其之誰後先囊中五岳行須製脚下芙蓉何時穿名山半落招提內咲謂老儒宜逃禪歸來解脚投短榻遠岫忽暝雷雨達山靈有意震餘響空橋一夜驚高眠

贈南海陳元孝

湖海豪風自軼羣人傳忠節有清芬先公碧血悲黃壤孤子丹心望白雲（尊人明李兵部）吳市久藏高隱士霸陵誰識故將軍（曾授錦衣指揮）馮君為話家司馬遺事淒涼不忍聞

寄答范賀夫次原韻

我正思為客君何渴欲歸極知行路苦其奈守株非飄泊年來逼毛錐事業微飢鷹愁架上誰與解絛亂

鄭寒村先生將遊蓮蓬山觀海招同人過半生亭有詩見示

即次原韻

先生胸自豆風光花落花開坐草堂白髮何須歎癯、朱顏猶得見常、相將舊雨幾人到又逐閒雲一片忙此去文瀾增壯潤休言筆墨看拋荒

李東門招陪鄭寒村先生用王右丞鄭通州相過韻

相違已隔春鶯見白頭新筆墨兼三絕風流屬半人老思覩後輩病喜得閒身肯共携游榼村酤尚不貧

輓姜湛園先生

千秋人物起衰靡山斗齊瞻著作師何李費才真自枉曾王平造不須疑（公論韓蘇文天分高難學曾王人皆可到）清溪花泛看蚁擷上苑鶯啼聽鼓吹幾向藝林餐秀色于今無識望誰治

端為誰塲請託行矢言寧敢負官評（上諭公居官清硬）誰云市虎疑難白

到底青蜓玷易明淵座悲吁和日慘上聞公殁嘆息再三圜扉魂啸逐風清

楚些悵我湖塾上非復題詩笑語殺柩傳北湖塾上前寄示近詩有莫作題詩懶歸時笑語頻之句

謁慈湖書院

蓅拋落萬緣寸心生百感光明少障蔽靈臺輙震撼湛然意不提

太靈深舒愫指歸契象山如水流象坎希聖在精神立懦惟肝胆

江南夫子稱微公當孰敵

鄭寒村先生晚年病廢以左腕作渴筆畫倍覺蒼秀今風流

不可復得矣進士仿為此可希虎賁之似中郎否

梧竹陰、清畫寂水雲漾、碧天虛草堂誰共滄浪咏有客扁舟

罷釣魚

寒翁游戲墨蕭疎時下丹青習掃除還史文章遊歷得從知西亦

本詩書

光溪為吾鄉佳景游者多以清音樓作山主風亭月舘由溪入江別開諸勝而寸響岩及賀監高尚宅址發其概秋時舟楓夾岸碧水通舟尤繫人懷予昔游乞山云坐久恍游千里畫吟清疑讀四靈詩今鄉夢游即以趙千里法設者綠色函之而此系一詩亦趙靈芝此謂溪流合谿清、者也

雨後閒雲作態飄杖藜貪看度溪橋更喜覓座山窗對忽見青帘樹底招

乱洒雲烟唯海嶽真傳衣鉢有房山揮毫此外求顛侶草聖三林定抗顏

元季四大家惟雲林古溪天覺叔明子久仲圭輩過費神力

矣不襲君之芳獨標孤秀洵所謂迂哉子效其迂直倚于逸

大癡筆墨胡妙哉變化寔向荊關來更唱虞山供皴染相林雲壑

恣徘徊三昧得之信乎是一朝劃然生面開西陵蝯叟精摹寫余

也出藍難脫胎自古名家多超悟色靈粉脂終凡材君不見旭書

飛舞從劍氣榦馬神駿師龍炦

諡人講社三張之一

張太學錫璁字豈羅一字韞山大行士塤次子也少與其從弟文學遇雲胞兄孝廉漁谿齊名賦性醇厚和平不言而躬行發為詩古文詞皆温潤雅馴兄弟互相友愛胞兄性亢不耐瑣屑其其于家政一切不問租賦貨布皆令太學主之門戶既大應接不暇顧其于枯菀之門泊如也已而婚嫁日多勢不支家中落處之怡然萬編修九沙嘗曰韞山少年可謂富而無驕及其老也可謂貧而樂其居家如姜肱其待人如陳實雍控觴政風流蘊藉竟日不倦然未嘗有失言失笑盖梨洲再傳高弟能以善人之資成君子之養者也宗正王公國棟持節至鄞特旌其閭曰田里遺美年七十卒所著述有二十卷太學五子長學齡次

祚永次卜世俱補諸生次全斌登康熙右科舉人皆與予為文字交惟弟五子尚幼故予甫冠即得陪杖履有知己之感焉

太學談言微中不大聲色有長者素不喜予于廣坐中詈予太學徐曰豈有以文人而與子弟爭名者滿座為之絕倒

聞鐘聲次李長吉官街鼓韻

白雲山頭落赤月夜靜鐘聲送月出閒來百感俱逼人但覺聲、愁入骨此生恩怨無時白更向他人訴不得古劍光寒闇無色睚眦之報滿家國吾愁亦寄鐘聲遠欲鞋鐘聲、已絕

同鄭寒村登招寶次韋贈韻

吳門逸士同顏叟忘年愛結林泉友威遲城頭瞰海潮半山遺跡

時矯首高樓已駭怒濤雄古洞還蹁絕壁陡歸揖主人康樂公詩成索紙龍蛇走閑君少壯最多才驅神丹篆書蝌蚪又聞秘術授壺公出入玄功善內守英雄不遇類如此我欲為君發狂吼海波不動四十年久息狼烟徹刁斗誰識王孫故園思君家奇績符曾剖吳亡千古同悲酸痛哭厓山逢颶母江左夷吾志若成如君應亦卵懸肘五家司馬已成仁年、空酹南屏酒在昔東南孤島中五千義士田橫有于今怒氣若胥濤晨夕潮聲隨外西聽君慷慨發悲謌英靈自語忠臣後我亦遺恨寫滄桑字句不暇計妍醜乘風破浪君素心立功異域垂永久星移物換固常有不見白雲变蒼狗

天眼看限韻 昔當九月廿五夜二鼓

廣寒可通星渚淺太白垂芒蚩尤搽天道幽遠蠡測難倏忽杳幻懸

象顯譬若人情鬱積多毒体開顏怒發喘近來世事實倫頗問天
無路髮空撚轉移欲藉冥司權刑賞安得天吏遣即令紈袴盡登
賢人龍文虎嗟命蹇高秋感事句新裁半生書帶燭頻剪不料蒼
旻忽有知千古情騰瞬息轉推步從來少歷家傳聞亦不紀書卷
理訣必無豈可憑事屬快心何足祈期心虐吏虎翼加怙惡豪强
蚕作繭一時胆落亦魂驚如炬隻眼顧長展光明烱爍掛碧空二
十八宿俱敷衍但恐天心人事同法網寬弛令弱輭青天白日偶
潛形昏夜旁門仍乞免颷然轉瞬復空冥片刻之明感福鮮

鄭寒村先生半生亭樂成奉贈

天教左筆飫書畫人識艱行廢送迎巧固堪誇拙亦善病因無可
奈先生

題八大山人西蘭山人號雪个

大地山河苛壑舟誰將姓氏記春秋偶然留得蘭孫影尚有清書

一片浮

西湖詩派三陳詩

陳文學綸字言如一字鹿山家居萬金湖而學詩于宗正菴之門正菴詩弟子甚時推董文次歐費秉桓而文學年輩先之嘐嘐狂者當其論詩得意處雖長者之前不肯少屈洶源舒后村故称宿老然向嗜王李最篤董文嘗為之言其非欲稍化其門戶之見后村持之頗固文學繼之痛指其失后村之見始稍奪因介之見正菴后村遂棄其學從龍津唱和之集正菴同文學獨論定之雅通經術者有志于先儒之學統碩不得于場屋骯髒以老子嘗謂文學不當僅以詩人名然而四十年以來宗董師友論詩殆盡不特文學之經術莫有知者亦并不得分詩人之座予詢其後人困厄憔悴中湖上年少不能舉文學姓氏矣董

生乘紙為予求得殘集亟喜而傳之雖未足以盡文學之長然

居然宗氏源流也

書所見

春深草色肥老農勤諮討節候山鳥催請種不嫌早雞唱徒炊飯出門日已杲驅犢囑兒孫蚤暮調飢飽小姑鶩蚕蛾隔院呼某嫂不畏露沾衣那顧眉未掃農桑各有為溫飽皆天道秋冬闔閉門勞苦寡煩惱預言隨農叟歲月耕耘老林鳥歸夕陽游魚弄輕波掃石憩橋側農夫負笠過洗足橋下水耰鋤細濯磨幼兒喜久歸笑問若則那長兒歸塾中古詩顛倒歌携手或攀肩一一為撫摩自云日漸永耕田十畝多入門懷老叟新春飲微酡驅雞入樹栅倦臥不知他

雨霽

輕雷漸逵雲歸浦衆鳥齐名風亦迴花自雨餘迎翠至山從雨後
送青来新篁含粉綠衣落紅荳分秧近水栽最是田園沾足後早
炊村酒遞傳杯

得雨

家、望雨插秧齐雨脚初生山欲迷一夜黑雲翻麥隴半溪渾水
没鋤犁新畬一色平如掌短草無名密似鋪閒却桔槔黄犢穩牧
童歌後學鴣啼

陳文學昌泗字魯水一字南塘諸生為人敦篤古道質直好義法言法行造次不苟先君嘗曰吾同人中足以進亠齐古先進者魯水宗献二人而已魯水所造倍密宗献所見英多相與高視濶步非礼勿履時丶以正議扶末俗后村夫子以為怪而議者獨心折之束脩所入不足供八口之衣食乃以易傳賣卜巧發神中至其持論如蜀莊必依于孝弟忠信不徒以禍福休咎動人卜畢即垂簾焚香賦詩自遣已而與宗献出游亦無所遇宗献卒益孤另歸隐于醫雖鶉衣藿食而歌放出金石忘其窮也先君論其所造以為在康斋月川之間其詩出自陸丈春明之門吾友萬西郊最喜誦之以為一片本色毫無脂粉亦宜錄也

無題詩

由來忠勇誰能敵指日官軍克舊京議主和戎偏有力功堪唾手

竟無成君王自忍損宗社臣子何勞苦戰爭最是當年屠父老哭
遮馬首不勝情

仲冬始接家信 丁丑五月登程

出門方苦夏日炎倏忽又畏朔風嚴屈指離家半載餘今朝得鞍
平安書昨聞書到心狂喜詳讀書言愁又起高堂白髮幸無恙終
朝倚閭常惆悵嬌兒學步行蹣、心索果餌垂空涎門户支持仗
阿兄醫瘡剜肉勞經營況聞今年秋租薄穀價低昂還未卜種、
情事傷我懷中宵攬衣起徘徊攬衣徘徊亦可聊窗前倏忽雨潇
潇

苧蘿村懷古

欲治强吳訪麗人當年謀國孰能臣越邦尚有三千里宗社憑于
弱女身

陳文學士良字宗献一字裕斋予嘗為其作墓版文

俟魯水不至

陽春忽已晚社燕仍歸来圻草滿前岸閒階長綠苔故人不可見

對月空徘徊

續耆舊卷百廿五

曉山詩弟子之一

董文學正國字次歐一字南岡諸生劍鍔從子也少學于世父之門前輩如錢退山宗正巷周屺公舒后村皆賞之尤工古文精少學詩學杜文學韓顧謂、自許不可一世也生平著述最秘惜緘縢甚固不肯輕以示人予時從之受業先生性嚴生徒不敢妄有所白而予疎率每問難輒援據多端相往復時或酧後不檢先生故愛予嘗曰此吾門後人也惜予老矣不能復與爭也既予求先生集觀之不肯出同學張君宇永乃乘先生他出私啟其篋竊抄之得百餘首詩而不暇及其文也已而先生卒予方在京師及歸其遺集不知所之賴張君所抄得入此選追思當日先生以彰宣靈植待予豈知身後孤負至此為之泫然

早起

斜月在竹外竹裡人家村竹疎弄微風月影直到門須臾月墮縈星散眠鴉數般淡河漢轉似黄昏月未出乾烟漠漠籠天半

立春

隔墻人語喧結伴迎春去春色若迎來分其庭前樹

美人理新粧問郎宜称祇恐郎言錯回身對明鏡

田家夜發

明月在天霧在地月光霧氣結成寒戍樓四般五般谿溪路千尺百尺灘孤舟逐浪不肯住滿載水般出烟霧茅屋深林臥者立門外已有人來去

嘲蜂者

高梁后之板屋祇知其甘不知其毒

道陳言如

豈不怨風霜士為貧𨚫使九月秋欲盡堅冰從此始顧君衣裳單

如何渡淮溪一袍不能贈慚愧彼鮑子流水不　事嘗自載舟逝

使我素心人不得須臾留芙蓉臨水渚天氣正新秋夢中或相見

期我水西頭

望山寺

滿山青翠盡杉松寺在雲深第幾重惟有鐘聲藏不住夜來、自

最高峯

閨詞

北閣朝來刺繡紋絲絲斜度少金針花荷蓮子須臾就刺到鴛鴦

到細心

縫衣曲

西風蕭蕭秋已分白日初墜生浮雲欲雨不雨天氣黑落葉堆中鳴蟋蟀深閨女子漸知寒晚向箱中檢衿紈手持刀尺躊躇久短長還取舊時看裁就小腰并廣袖蓮花並蒂當中綉紅絕繫上錦香囊絲線釘將金鈕扣閨中幾日裝成時披上還愁鄰女嗤回頭含笑問夫壻果然此衣宜不宜

夜赴寒川

出城風物已蕭條落日寒山送去桃纔過南塘方二城恰來北渡正平潮水搬漸急知江狹月色初明覺露消一路好山看不厭時時來往在清宵

遊岳林寺

秋色在野寺高林集老鴉行人隨夕照看菊到僧家潭影倒紅葉江光走白沙滯人歸未得隔水看飛霞

舟行雜咏

下水舟行速上水舟行遲行遲亦不厭得盡山川奇山川有異性
曲折任所宜一曲水崩迫一折山巔峙乃知天地分直者無以為
日落收帆檣扁舟繫古木人家隔水橋野花閉修竹衆客競登跡
我自倚舟軸俯愛江水清仰愛山光綠

子夜春歌

春風三月天開窗罵小鳥何事繞枝啼敎歡常起早

子夜秋歌

白露下梧桐更深坐未歇敎歡莫喚儂、自要看月

三餘草堂讀書同張鶴山崇漁山顛倒和萬西郊詩

蒲園竹樹我全躭張仲從未不謂貪明月半庭宵飲旦好風一袖
晝眠酣讀書愧未窮經五畝世嘶無緘口三何以閉門消永日時

時著論學禪譚

老我生涯四十三封侯無骨亦空談差能兒俗貧無怨惟有宜家樂且耽失學肯教兒輩懶送窮直欲笑人貪新秋良夜思歸去笑語團圞醒亦酣

三餘草堂雜咏

盛夏衆木稠天開亦數尺好日上牆頭無由入牆隙時欲持斧斤斫却閒樗櫟獨留楊柳陰春來看鶯擲

中庭種芙蕖綠葉田、長過時花不開無由得心賞花開有幾何色與香俱往何如出未開猶作後來想

游柯山石室

久說柯山好今逢春服成花含前夜雨船載一天星漁舍通松塢人家隔柳汀竹舟遲亦得處、有啼鶯

眼鏡

巧匠斲玻璃團、法應規輕如蟬鼓翼清似水澂波照眼連雙璧
臨文曜二儀玄珠從可索罔象漫施為霧裡看花徹蝇頭作字奇
何須工部嘆能雪子都嗤四目今真見重瞳舊不欺以虛當受物
惟潔足稱微出類珠離蚌藏鋒燈在帷妍媸隨顧盼用舍適挑宜
常得壯夫笑還令童子譏容成雖冒族毛穎是相知偶上維人榻
或覷老婦機玄功參造化妙用入希夷慎勿嗤淫巧珍同席上珪